

西遊記簡本陽、朱二本之先後 及簡繁本之先後

柳存仁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關於西遊記小說的版本研究的問題，老實說，治絲益棼，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當然是因爲對這些問題有濃郁興趣的人很多，過去某一個時期某一種看法流行了，甚或獲得相當長的時期一般人的公認了，但是往往過了一個時候，或因前者的研究還不曾真地十分精粹，問題還有發揮餘地，或是有了新的材料出來了，新的曙光改變了或是解決了過去的困難，但是同時不免又引起一、二點以前所不曾注意到的別的問題。所謂新的材料，當然第一手的原始性質的資料的發現，就很重要，但同時世界各地學者們有價值的文字的披露、流通、和公平批評，也是我們從事鑽研的人渴望的，並且認爲是必需的。但是材料有經過幾百年都不曾發現或重發現的，一旦發現了並且獲得公認以後，以前有些披露了的見解在新的證據發現之後，我們就得跟着證據走，舊有的錯誤的根據就得揚棄。至於因爲個人的觀察不清，或是分析的想法還不够析辨入微，以致發生錯誤的，那麼，已往的錯誤的結論更得修正，這些都是不用說自明的事情。我這裏絮絮地說這些，因爲在本文裏我想嘗試分析和解答一下題目所說的西遊記簡本陽、朱二本之先後及簡繁本之先後的問題，有的地方，我要改變我以前對這些問題的一部分看法，有的地方，我要接受別的學者們對這些問題的高見，也有的地方，我想提出一兩點新的意見；這些意見和其他的朋友們所提出的意見或同或不同，都該請讀者們批評。

所謂西遊記簡本陽、朱二本，是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了。不怕囉嗦，我再重複一下說本文裏的陽本，指的就是現在保存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廉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Oxford）裏的明刻本陽至和編的新鐫三藏出身全傳四卷，而朱本就是羊城、沖懷朱鼎臣編輯的鼎鐫全相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

，現藏臺北的中央圖書館。這兩書都是明刻本，是灼然無疑的，雖然它們在書誌學上的詳細調查，我們的研究似乎還有令人覺得欠缺的地方。所謂繁本，我這裏僅用金陵世德堂印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遊記二十卷一百回這個明刻本做代表，對於和它同一系統的，或不同系統的其他明刻本，或後來的若干清刻本，特別是最早包括有「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讐報本」的汪懋漪評古本西遊證道書一百回的這個清初刻本，本文暫時不想涉及。當然，在朱本裏也有陳光蕊、江流僧這些故事，甚至於朱本西遊釋厄傳、或和它同一系統或性質相近的其他本子的釋厄傳（例如汪懋漪他們說見過大略堂釋厄傳古本）或者就是證道書裏那些材料的淵源，但是這些對於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關係還不算太大，如果在下面的討論裏行文中提到它，也不是這篇拙文的重要目的。

那麼，本文所要討論的，或是能夠討論的重點，是什麼呢？如它的題目所限制的，範圍實在很小，只是（一）陽本和朱本那一個出現在前，並且可能為後者所承襲的這個問題，和（二）姑以世德堂本做代表的繁本和陽、朱這一類的簡本的比較的問題。後者又可以簡括成一句話，就是：這些簡本是從繁本裏簡化出來的麼？或者，換一句話說，如果簡本並不是繁本的簡化，那麼，繁本是由這些簡本增添擴充而成的麼？這兩句話要回答的，其實也只是一個問題。

我現在粗淺的，還待證明的觀察是，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是比較煩難的，也許很不容易中的，因為我們所掌握的材料實在有限，除了陽、朱二本本身之外，沒有更多的其他的輔助的資料¹。要回答第二個問題，或者比回答第一個問題稍微容易一點，因為文學作品的流變常有它的一定的規律和軌範，我們不好輕易地去推翻它。不過，實際上是，假如有兩段大致通順的文字，一段是原文，一段是經過增添了、修改了之後的文字，我們不知道底細的人試把它們拿來放在一起去審查，究竟那增添、修改的，是不是後來的成果，那簡短樸素的，是不是較早的雛型，恐怕也還要大家反覆推尋，再三斟酌，纔不至於掉以輕心，失去了公平的客觀的判斷。這裏面牽涉到的，有語法的問題，有修辭的問題，自然研究的人也還不免需要對這個課題有若干程度的、專門性的、基本的瞭解。這裏面可能包括許多其他方面的考慮，我此刻很

1 當然繁本對研究簡本之間的問題有時候也有些用處，不過那既不是直接的，衡量它的時候就不容易給以很高的估價；並且這種機會也不多；雖然不是沒有。

輕率地這樣議論，恐怕已經不免失之於急躁、淺薄，因為我此刻只能這樣膚泛地說，等到處理實際的問題時候，對每一條的理解，有的原則通常可以用來引申到別一條上面去，有的爲了情形特殊，也許就不能。

簡本裏面的陽本，在二三十年前我個人剛纔嘗試寫一些西遊記小說考證的文字的時候，是一個累人的問題。那個時候坊間看得到的陽本（多數稱楊本，有的本子也稱陽本，雖然明刻本的陽本還不曾發現）僅是通常所謂四遊記裏的一種著作，而坊本的四遊記，清代木刻的已不多見。胡適之先生所斥爲「嘉慶時書坊雜湊牟利的書」（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冊，卷三，頁417；胡適文存第四集，卷三，頁409）雖然卑俗，也不是普通讀者所能够用到的，例如我當時所常用的就僅是未印印刷年月的，香港五桂堂書局的排印本²。我又有一種偏見，以爲有許多坊間俗本的文字內容有的時候其實是和高貴精印的佳本沒有很大的區別的，我所用過的俗本殘唐五代史演義和佳本日本內閣文庫藏的殘唐五代史演義傳就沒有多大不同，現在佳本的西遊記傳（即單獨刻印的，明版陽本）既不可得，那麼，使用坊本，四遊記裏的西遊記傳也就可以聊勝於無了！其實，對於四遊記裏的陽本來說，這個看法是一個錯誤。比起後來發現的明刻陽本，不論石印也好，坊間小本木刻也好，更不用說更後的排印本，它們在文字方面妄添妄改或是誤排誤刻真是很多的，而我及其他使用這些坊本的朋友們一時所做出的結論，現在就知道它不可靠³。

2 我倒不敢輕薄五桂堂這幾十年在香港印的一百幾十種通俗小說。雖然其中有些書是雜湊、改名、胡鬧的，但是不是它所有的書都是那樣，其中有些書恐怕還是頗能夠便利學者的。例如我們如果想研究簡本一百十五回的水滸傳，它排印的征四寇四十九回本就是從那個本子的第六十七回「柴進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鬧東京」開始的。又如無名氏撰的走馬春秋四卷十六回，駟溪雲間子（江洪）撰的草木春秋五卷三十二回，都是清代作品現在並不怎麼流行的，五桂堂書局也排印了它們。（五桂堂本是十九世紀初廣州的一家書坊的名字，現在所說的五桂堂恐怕跟它沒有什麼關係。）

3 我在拙著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Lung Men, Hong Kong, 1967）附錄的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裏，附印的「談唐三藏西遊釋厄傳」裏，曾說：「從文字對勘的結果，我相信我的結論大約是不錯的，即不只是西遊記傳刪割釋厄傳而襲取其大部分的文字，百回本西遊對釋厄傳及西遊記傳實際上也都有所承襲，而皆出它們之後。」這個結論的前半，即說「四遊記傳（即陽本）刪割釋厄傳而襲取其大部分的文字」這一點，是錯誤的。錯誤的意見的根源，就是因爲我用了坊刻的有增刪、修改處的四遊記的本子，而不會知道它和更早的明刻本之間的異同（拙書 P. 208）。在司書的「全像華光天王南遊志傳」一文裏，我曾反駁胡適之先生的「跋四遊記本的西遊記傳」

一九六九年或比這稍早，牛津大學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和杜德橋（Glen Dudbridge）兩位先生發現在牛津收藏的明刻陽本，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的一件大事，特別是研究西遊記的早期版本的里程碑。他們發現的功績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在他們沒有發現這一部重要的刻本之前，從中國老輩的學者們數起直到現在的我們，幾十年間，大家不免走了不少冤枉路。杜德橋教授在多年前研究過西遊記的前身⁴，他曾撰「西遊記祖本考的再商榷」，刊香港的新亞學報第六卷第二期（1964），那裏面引用的楊本（陽本），也是用的近年的排印本，參照一兩種清代坊間的本子。如他引楊本第十二回，提及玄奘的出生，那本子是不會提起玄奘兒時曾浮江的故事的，原文云：

「此人是誰？諱號金蟬，只為無心聽佛說法，神歸陰府。後得觀音保護，送回東土。當朝總管殷開山小姐有胎未生之前，先遭惡黨劉洪霸佔，父親陳先（仁按，這裏的「先」字大概是「光」字的誤刻或誤排，又脫「蕊」字）被害，留下小姐，正值金蟬降生，洪欲除根，急令逼死；小姐哀告再三，將兒入匣裏，着人送到金山寺去，遷安和尚收留。自幼持齋把素，因此號為江流兒，法名喚做陳玄奘，削度出家，得常供母食，脫身修行。……」⁵

現在我們把杜德橋教授他們發現的明刻陽本和上面的引文一對，就知道明刻本陽本所敘的玄奘，是曾經被放入匣裏拋入江中的，這一點甚至和西遊釋厄傳的敘述也有出入：

「此人是誰？諱號金蟬，只為無心聽佛講法，押歸陰山。後得觀音解救，送歸東土

文中所提到的和「道路已難行，顛崖見險谷」一詩有關的一段文字的意見，我引用的坊本西遊記傳的文字是曾經後人修改過的，跟明刻本的陽本不全同，所以也不能用它做對我的見解十分有用的支持（P. 196）。同篇（P. 198）我根據坊本去駁胡先生說何以陽本後來「又不寫牛魔王要報兒子的仇恨哩」一點，我所引證的坊本的話，也和明刻陽本「昴日星官收蝎精」一則裏的文字全同，那裏面說牛魔王的弟弟正要替紅孩兒報仇。牛魔王的弟弟固然不是牛魔王，但是胡先生的原意本是指斥「節本」刪削百回本的原書過甚的意思，所以我想我的話或者還可以成立。——

- 4 他的英本著作 *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是一部精審之作，我想應該有人把它翻譯成中文。
- 5 杜德橋教授引文，是用的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排印本的四遊記。這個本子，出版說明說用做根據的是早年石印的小字本，也參照了一兩種的排印本。我偶用五桂堂排印本和它對校一下，這一段僅「削度出家」一句之「度」字作「髮」，其餘悉同。

。當朝總管殷開山小姐投胎未生之前，先遭惡黨劉洪驚散父親陳先蕊，欲犯小姐。正值金蟬降生，洪欲除根，急令淹死。小姐再三哀告，將兒入匣拋江，流至金山寺，大石擋住。僧人聽見匣內有聲，收來開匣，抱入寺去。遷安和尚養成，自幼持齋把素，因此號為江流兒，法名喚做陳玄奘。他母幸得劉洪母賢，脫身修行，不題。（卷二，劉全進瓜還魂，頁4b）

我單舉這一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知道這個版本的重要了⁶！杜德橋教授發現了明刻陽本之後，他曾在 *Asia Major* (New Series/Vol. XIV/Pt. 2) 學報上發表了一篇「百回本西遊記及其早期本子」“The Hundred-chapter Hsi-yu Chi and Its Early Versions” 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我們研究西遊記的版本問題的人，應該人手一編的。杜教授之後，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的太田辰夫教授也發表了他的「唐三藏出身全傳（楊本）考」（神戶外大論叢，二十四卷一號，1973；⁷），後來我又讀到鄭明嫻先生「論西遊記三版本間之關係」的論文（收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6）。這些研究西遊記的文

6 杜德橋教授文中所舉楊本第十四回，來搭救唐僧的老叟和唐僧談話時，唐僧說「貧僧二從人已被寅將軍，熊山君，牛處士食」，但是楊本上文並不會提起寅將軍這個名字，嚴格地說，唐僧是不應該知道這個名字的。這話誠是。現在發現了明刻陽本，它的前文「諺得三藏從者魂飛魄散」一句後，本有「魔王寅將軍，喝令綁了……」之句，「魔王」下坊本脫「寅將軍」三字（陽本卷二，唐三藏被難得救，頁9a）。杜教授的大文裏，說「第十七回亦有類似的情形。唐僧、孫悟空在觀音禪院的時候，有一個黑大王把唐僧的綿（錦）繡袈裟偷去了。孫悟空到黑風山去找他，但不能抓到他，故云南海請觀音菩薩幫忙。直到此時，書中對這妖怪所稱的就有「黑大王」、「一個黑漢」、「黑風山怪」等三種名稱，並未說明他是甚麼妖精。但當孫悟空見到觀音時，却說「我師父投院借宿，却被熊精偷了袈裟。……」這話也是不錯的。明刻陽本卷二，觀音收伏黑妖，頁24a有關的地方，說的和排印本相同；恐怕我們只能說這是明本鈔寫謄錄的闕失了。我們如果單據這一類的缺點，就認為這個簡本是根據的百回繁本，加以簡化，撰寫時或又不夠細心的結果，也還只能說是一種推測罷了。杜教授所引楊本各例子，因為他撰文時明刻尚未發現，所以不能不用普通的本子，這是可以理解的。鄭明嫻先生撰「論西遊記三版本間之關係」（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6，靜宜文理學院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心，臺北，1983）文中的陽本已用的是牛津藏的明刻本，所舉仍有前引「寅將軍」之例，不免微失。

7 對研究西遊記各方面的問題來說，太田辰夫先生的貢獻在日本學者裏可以說是最突出的。除了陽本外，他也寫過研究朱本的文字「唐三藏西遊傳（朱本）考」；神戶外大論叢，十七卷四號，1966）。近年他曾把他積年來所著有關西遊記研究的多篇文章，集成了西遊記の研究一書（東京，研文出版，1984），最便讀者們參閱。其他的日本學者們研究過西遊記版本方面的一些問題的，前引杜德橋教授在 *Asia Major* 發表的論文裏已經縷列，並可參。

章，和其他在本文裏不曾提到的同性質的文字，從杜德橋教授的「西遊記祖本考的再商榷」起，也偶有提到我以前發表的拙著，加以指教或批評的，多少年來我一直也沒有機會答覆。現在藉了明代戲曲小說國際研討會的機緣，又靠了杜教授他們發現了明刻陽本新資料的幫助，我想也許我可以把我現在對這些版本問題的意見略微說一說。

重 論 陽 本

我用明刻陽本、朱本和百回本繁本的第一至第八回做較細的對勘，首先就要放棄了以前用坊本、排印本四遊記內的西遊記傳做資料所獲得的不正確的結論，這是當然的。爲什麼只用到繁本的一至八回呢？這當然也還是取樣：雖然我存在手邊的校記不止這八回，但是我想討論問題，最好也得有一個共同的起點。繁本西遊記的第九回，因爲牽涉到汪懋漪西遊證道書的問題的關係，是我此刻暫時想避免的一回。

陽本裏有些極簡短、貌似省略性質的話，是很奇怪的。因爲那並不一定出現在需要省略的地方，而且即使省略，省略的方法很多，也不需要那麼促急（abrupt）。句子如：繁本第四回敘述哪吒向父親李天王報告猴王在洞門外豎一竿旗，上寫齊天大聖四字，要玉帝照這名號封他，不然就要打上靈霄寶殿一段，繁本和朱本的文字全同，陽本的卷一，18b 只有「〔哪吒〕……負痛敗陣而回，白以『豎旗封他』四字。」繁本第七回太上老君向玉帝奏請把齊天大聖領去，「放在八卦爐中，以文武火煅煉，煉出我的丹來，他身自爲灰燼矣」一段，繁、朱二本文字也全同，陽本卷一，26a 却是做玉帝口氣，「差六丁神解到老君宮中，把煉丹爐燉出他腹中仙丹，諒其身必爲灰燼矣。」燉字固然很口語化，全段這樣寫法，似乎也省不了多少篇幅。更有使我注意的是，繁本第七回齊天大聖和如來佛的對話。在這裏，大聖稱呼如來做善士，這是三本皆同的；寫到兩人打賭時，條件訂下來後，大聖說「既如此說，你可做得主張？」這句文字繁、朱二本也全同。可是陽本卷一，28a 這個地方却作：

「大聖聽得暗笑，說：『我一筋斗去十萬八千里，怎麼手掌打不出去？』道：『善士！你可做得張生麼？』佛道：『做得！做得！』」

引句「張生」的「生」字，當係「主」字之誤。「張主」是元、明口語裏早

期的用法，參看小說如金瓶梅第七回，醒世恒言卷三、賣油郎獨占花魁……裏的語言可見。如果我的猜測不錯，這裏「張主」一詞應該是比「主張」的用法較早的遺痕。

現在續說陽本裏沒有、或省略的問題。繁本和朱本裏，有一些十分熱鬧的情節，或敘述性的描寫，是陽本裏沒有的。例如：

繁本第四回、朱本卷二、孫悟空拜授仙錄的敘述，有悟空的筋斗雲快，把陪他上天宮的太白金星撇在腦後，先到南天門外，被增長天王領著龐、劉、苟、畢、鄧、辛、張、陶一路大力天丁，槍刀劍戟攔住天門不肯放進一段，這裏繁、朱本用的文字也有相同的地方約二百字，但是陽本一字也沒有敘述。這種地方，我們疑心這是後來的本子增添的。

繁本第五回，朱本卷二、反天宮諸神捉怪，都有玉帝差「四大天王，協同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點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四值功曹、東西星斗、南北兩神、五岳四瀆、普天星相，共十萬天兵，佈一十八架天羅地網」去圍攻花果山的情節（括弧中引文繁、朱兩本悉同），下面更有九曜星、四天王、二十八宿和花果山這邊獨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鬥戰的敘述，齊天大聖「一條棒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殺勾多時」的敘述，以及大聖「拔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碎了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金箍棒，打敗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等情節。最後七十二洞妖王、獨角鬼王，盡被衆神捉了，只不曾捉住一個猴精。這些熱鬧的文字，又是陽本裏不曾詳細敘述的，在它的卷一，和這裏相應的頁22 b 的地方，僅說：

「玉帝大惱，即差天兵十萬，擒拿妖猴。大聖棒抵天神，戰敗天王，打退太子，其餘鬼王、妖怪，天神捉奪。天王收兵，圍困花果，專待明日大戰。」

主張陽本是繁本的簡化的本子的人，看到這樣的地方，也許又要說這真是簡化的證據了！這段故事的出現，纔在全書開始約八分之一的地方，說它爲篇幅不足而「橫起心腸，胡亂刪削」，似不很像。我疑心這和我前面引的、哪吒說的「豎旗封他」，和像胡適之先生「跋四遊記本的西遊記傳」（胡適論學近著，頁419或胡適文存第四集，頁411）文裏引的，也同於明刻陽本卷四、頁23 a 的「魔王抵家，聞得行者拐了扇子，星忙趕至中途。多得天地神祇助功，得了扇子，搗開火焰山，徑至祭賽國。」這些急促的縮腳句子，也許是早期說話人不願意把故事的細節完全記錄下來，只錄了些好像是提詞的符號似的「提示」，供說講故事時說話人自己自由運用的。這種字句，後

來經過編書的人的參詳，修潤，就在像陽本這樣的本子裏留下了些痕迹。

陽本卷一10b 悟空從須菩提祖師那裏學道回來，花果山「衆猴都來叩頭。悟空道：『我家兒今姓孫，我叫悟空。』衆候（猴）道：『喜得我家有姓。』」接着衆猴就向悟空訴說近來被一妖魔強佔水簾洞天的情況。繁本第二回和朱本卷一、祖師秘傳悟空道，都先敘述悟空返時，大小猴跳出千千萬萬，把個美猴王圍在當中，報告近來被一妖魔強佔水簾洞府。悟空聽了急去混世魔王居住的水臟洞找魔王挑戰，直到他把魔王殺死，救出被捉的羣猴，大家返花果山安排酒果接風賀喜，悟空纔說出且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衆猴也鼓掌忻然說「大王是老孫，我們都是二孫，三孫，細孫，小孫，一家孫，一國孫，一窩孫矣。」朱本、繁本這樣的寫法，比陽本要細得多。如果陽本是襲用朱本的，它似乎沒有那樣改寫、移動上下文的習慣。朱、繁本在它之後，文字較它豐贍，改寫就比較地順理成章了。

陽本卷一24b 敘的是玉皇的外甥顯勝二郎真君奉玉帝旨意，領了部屬梅山六兄弟及康、張、姚、李四大尉，郭甲（申）、直健二將軍到花果山去捉齊天大聖。真君向四大天王說「天王不必憂慮，小聖領了玉旨來此，必須要收此妖猴。」陽本二郎真君所說的這句話是很自然的，因為玉帝的旨意本是教他擒妖，並不曾說教他用什麼方式去擒。朱本卷三、小聖施威降大聖，真君却說「小聖來此，必須與妖猴賭賽。列公將天羅地網，重重密佈…」云云，看上去實在是陽本文字的擴大。繁本第六回這裏，寫法和朱本相同，只是賭賽改了個「與他鬥個變化，列公將天羅地網，不要慢了頂上，只四圍緊密，讓我賭鬥。」說繁本這裏利用朱本的文字，大概不會是偏心。

說到二郎神和齊天大聖的賭鬥變化，陽本也和繁、朱兩本不同。陽本寫的，大聖入水變魚蝦，真君就變魚鷹追他；再變一隻鷓（鷓？）飛在樹上，被真君拽弓一彈打落草坡；最後大聖跑到灌江口真君廟裏變做真君模樣，坐在中堂，「被二郎掣一神鋒，猴王讓過變出真形，二人又較手段，打轉花果山。」繁本所見，大聖變化了七次，真君每次識破了他，就用對付的方法。朱本的情節比繁本稍簡，但大聖變麻雀，真君變賊鷺兒；大聖變鷺老，真君變海鶴；大聖變魚兒，真君變灰鶴；以及最後的大聖變二郎真君，都十分接近繁本，說它是繁本的前身我想不算過分。繁本改賊鷺兒爲賊鷹兒，可能因爲賊鷺兒名稱不很普遍，恐怕讀者不知道它的厲害。朱、繁兩本在真君和四大天王說話時都強調了賭賽，是因爲它們書中所描寫的賭賽情節，說故事的人自以爲很精采，所以用它來引人入勝。陽本比較質樸，沒有說賭賽的話；

但是如果陽本是從朱、繁本子簡化出來的，真君對四天王說話的句子就不會改易。

陽本卷一31 a 觀音路降衆妖：觀音菩薩途中遇見豬妖，這豬妖就是後來的八戒。「那妖磕頭，高叫『恕罪！』菩薩道：『你是何方豬妖？』妖云：『我是天宮大法元帥，只因帶酒戲弄嫦娥，被玉帝責在豬胎出世。…』」後來在陽本卷二28 a 唐三藏收伏豬八戒一節裏，豬妖對行者說「吾乃天蓬水神下界」；行者報告三藏，就說「那妖不比邪怪，原是天蓬元帥臨凡。」朱本卷三、觀音奉旨往長安及繁本第八回，豬怪朝見菩薩時，已自稱「我本是天河裏天蓬元帥」。朱、繁本在這裏要求的是文字情節的統一。

比較陽、朱二本成立的先後，或簡繁本的先後，有一個可用的方法，就是細心對核三本子裏收的詩詞。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皮述民先生曾著「從詩的工拙異同論唐三藏西遊釋厄傳與西遊記的成書先後」（南洋大學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論文 No.20, 1976）一文，就是用這個法子進行的。皮先生說：

「楊本西遊記中的詩，在三本中最為原始，因為它那些詩，不僅比較不通、不雅，而且拗句、失韻、失粘的地方很多。從詩的格律方面來看，我們只看見其他兩本修正楊本的情形，而楊本修正其他兩本的，絕無其例。如果說楊本晚出，它是承襲其他兩本或某一本，那就無異是說楊志和無知到把好詩改成壞詩，把對的詩改成錯的詩了！」

他又說：

「從釋厄傳中的詩作，可以看出它顯然是楊本與吳本之間的一個中間本子。它把楊本詩中的一部分錯失改正了，但仍然有一部分錯失未曾改完，一仍其舊。釋厄傳的篇幅比楊本多，詩作也遠較楊本多，我們認為是釋厄傳增加楊本，而非楊本刪節釋厄傳。」（頁10—11）

皮先生這文章本來有一部分見解是駁正我從前主張陽本曾經刪節釋厄傳的說話的，我的舊說當然不對，可以不必贅煩。皮先生這兩段話，我看是很要緊的，我也以為他說的是很正確的，只可惜當時皮先生文中舉的例子，陽本也是用的坊間本。所以在今天明刻陽本已經有多些人有機會使用的時候，我們不妨照前引皮先生的辦法，把三個本子的詩詞再做一番檢查。本文的篇幅有限，且讓我試舉一個例子：陽本卷二 6 a 唐三藏起程往西這一則，有下面的一首西江月詞：

日落煙迷草店，帝都鐘鼓初鳴。叮叮三响斷人煙，前後街前寂靜。
上刹暉輝燈火，孤村冷落無聲。禪僧入定理殘經，正好煉丹養性。

在朱本卷六、觀音顯象化金蟬一則裏，這詞改成了：

日落煙迷草樹，帝都鐘鼓初鳴。叮叮三响斷人煙，前後街前寂靜。

上刹暉煌燈火，孤村冷落無聲。禪僧入定理殘經，正好煉心養性。

「草店」改做「草樹」，「暉輝」改做「暉煌」，都是很合理的修辭。禪僧是不會煉丹的，改做煉心，勉強可以合乎僧人的修持。但是繁本第十二回在朱本的基礎上又把它再加工，「斷人烟」的「烟」字改做「行」字，纔可以和鳴、聲、經等字押庚青韻。把「煉心」改成「煉魔」，就更合乎禪宗的要求。

讓我們現在繼承皮先生的方法，也從詩詞上去尋求陽、朱兩本步武的痕迹。陽本和朱本都保存着一個傳統的、這個時候這一類小說的特點：它們的每一則最後往往有詩。陽本的回末詩在朱本裏是偶有發現的，如果我們認為陽本是抄襲的朱本，當然也可以說朱本的詩在陽本出現。現在我們試用一個合情理的尺度來推斷它們之間的這種情形。雙方相同、至多有一二字出入的詩，並且都在回末的，如下例（陽本卷一28 b—29 a）：

妖猴大膽反天堂，却被如來手伏降。渴飲溶銅捱歲月，饑食鐵丸度時光。

天災困苦遭磨蝕，人事淒涼喜命長。若得英雄重展布，他年奉佛上西方。

朱本卷三、五行山下定心猿把這詩「手伏」改爲「伏手」，「鐵丸」改爲「鐵彈」，「展布」改爲「展掙」，雖然算不得佳作，也就勉強過去了。但是下面引的陽本32 b—33 a一首回末詩，却更可以注意：

堪笑妖猴不奉公，當年妄作逞英雄。欺心攪亂蟠桃會，大膽橫行兜率宮。

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自遭佛祖如來困，何日舒神再顯功？

這也是陽本的一首歪詩。朱本卷三、觀音奉旨往長安把它收在敘述觀音和木叉經過五行山，齊天大聖被壓的地方，師徒看了山上放光之處、佛祖六字真言的壓帖，觀音看罷歎惜作的。朱本「佛祖」改作「我佛」，兜率宮的「兜」字訛成了「大」字，大約是板刻剝損或鈔胥之誤，陽本却能够不錯。陽本裏的觀音菩薩不會作詩，但這一首本是陽本觀音路降衆妖一則的回末詩，移植到朱本，却插在文字中間，只好添上一點情節。

陽本卷四37 b也有一首回末詩，是結束三藏見佛求經這一則的。詩云：

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昇。

來時凡骨凡胎重，同時身輕脚亦輕。

繁本第九十八回末，也有「見性明心參佛祖，功完行滿即飛昇」二句，可是朱本卷十、三藏見佛求經這一則末尾，却没有這首詩。不過，朱本卷一、祖

師秘傳悟空道一則却有另外的一首，是敘述悟空從須菩提祖師那裏學道成後，縱起筋斗雲，徑回故土，在空中望見花果山、水簾洞，「美猴王自知快樂，暗暗的自稱道」：

去時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輕體亦輕。舉世無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

當時過海波難進，今日回來甚易行。別語叮嚀還自耳，何期頃刻見東溟。

這首詩全文也收在繁本第二回裏，僅「還自耳」易作「還在耳」，其餘毫無變動。但是，朱本這裏的頭兩句，不是從陽本上面引的回末詩脫胎的麼？若說撰陽本新鏗三藏出身全傳的人那麼不怕煩，挖空了心思去比它繁細的朱本西遊釋厄傳裏覓到美猴王的這首詩，鈔了它的前兩句，來續成一首本來不需要多大功夫的回末詩，如果這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也未必是鈔襲派的「簡本」作家們所樂意的罷？

釋厄傳增陽本

我上文大略說了一下就繁本第一至第八回所見，陽本大概是一個比朱本釋厄傳較早的本子，它的若干地方的文字就為朱本釋厄傳所承襲。但是釋厄傳的文字，以它的首七卷而言，實在比陽本詳細得多，有許多地方接近繁本，幾乎到了好幾百字都和繁本一字不易的程度，它和繁本之間誰承襲誰的先後關係，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但是從朱本釋厄傳卷八觀音收伏黑妖這一則起，直到最後唐三藏取經團圓共二十則的文字，却是大部分依賴陽本或同陽本性質和文字相同的其他本子的內容的，這些文字的风格、遣辭、用字，都和釋厄傳前四十多則的細膩和饒有文學趣味的描敘，迥不相同，而和陽本接近。連回目的文字這後面的二十則也多數和陽本卷二觀音收伏黑妖以下各則相同。我有一種懷疑，也許像釋厄傳前七卷那樣的精細的文字的後半本子失掉了，書坊的人就割裂了陽本的一些材料拿來硬塞在朱本的後半，使成表面上的完璧。即使如此，現存朱本的後半依然缺少了像陽本有的唐三藏夢鬼訴冤、孫行者收伏青獅精、唐三藏收妖過通天河（包括著名的車遲國猴王顯法）這些則的大小故事。也許它所根據刻印時參考的陽本不是足本，或有什麼旁的原因，我們現在對這點很難做空洞的推測。無論如何，現存的朱本釋厄傳，前四十七則和後二十則在這個意義上說是可以分做兩部分來理解的，後面的一部分雷同陽本的地方比不同處多⁸。

朱本就前四十多則的文字說，大體雅馴，勝過陽本多多。可是它究竟和陽本是性質相同的早期小說，粗陋的文字也還有的是，如卷三我佛造經傳極樂一則的回末詩云：「人人奪利逞英雄，不想無常萬事空。敗壞不如豬狗相，止落頑皮裏臭濃。」雖然末句語頗有禪和子的味道，就詩論詩，却是下乘。和這相反的，朱本裏又另有它的古樸的地方。如像鄭明嫻先生和他人提起過的它的卷五、老龍王拙計犯天條一則裏有和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夢斬涇河龍一條裏所引西遊記相同的文字⁹；如鄭先生文中提到的朱本卷七有孫行者降伏火龍的則目，而火龍是比小說中玉龍較早的前身¹⁰；這些大約都可以說明朱本決不止僅有陽本這一個來原，但是陽本自不失為它有的來原中很直接，也很重要的一個。

朱本裏有些歌讚，是陽本所無的，如卷二、玉皇遣將征悟空，朱本從巨靈神眼中所見到的猴王的歌讚，及稍後那吒到水簾洞外的歌讚，陽本都沒有。有一段描寫悟空和巨靈神廝殺的歌讚，却是兩本都有的，陽本卷一18 a 有的一段却稍短。即如那許多人談到的一首滿庭芳詞，陽本卷一4 a—b，朱本卷一、大道育生源流出及繁本第一回，皆有此詞，雖然沒有一個本子提到詞牌的名字。這詞本當有九十五個字，首句是「觀棋柯爛」。陽本這詞的上片缺二句九個字，下片缺三句十三個字，也許不一定是鈔襲朱本時刪割的，或者它本身早就是這樣，像元代金真教中人作攢三滿庭芳、藏頭滿庭芳縮短字句那樣，不過陽本的這首滿庭芳跟它們的字數還不相同。朱本這詞恢復了它應有的字數，「靜坐講黃庭」尾句加了襯字，變成「靜坐處去講黃庭」。陽本如果是鈔襲朱本的，它也許會刪削幾句編纂者認為應當縮減的字句，但是不

8 關於陽、朱、繁三本則目的詳細列表，可看太田辰夫，前引，頁194—198；鄭明嫻，前引，又見本文注5，頁177—181。鄭先生列表中，陽本卷四、第三十三則應作觀音老君收伏妖魔。

9 鄭先生文，前引，頁187；太田辰夫「西遊記の二異本」，神戶外大論叢，二十卷三至四號，1969，頁9；「永樂大典本西遊記考」，收西遊記の研究，頁166—175。參閱鄭振鐸「西遊記的演化」，收中國文學研究，上冊，第二卷，香港古文書局重印本，1961，頁270。

10 鄭明嫻先生文，前引，頁187。參看磯部彰教授著「元本西遊記における孫行者の形成」，集刊東洋學第三十八號，1977；太田辰夫「南宋華南の西遊物語」，西遊記の研究，頁52—68。陽本卷一31 b 及卷二17 b 有關的地方皆作玉龍。和陽本相應處，朱本卷三、觀音奉旨往長安的文字也作玉龍。關於東海火龍太子事，並參中野美代子教授著西遊記の秘密，東京，福武書店，1984，頁42—48。

一定刪去它不想刪或不當刪的句子的襯字，因為陽本這首詞裏，也還有其他的襯字¹¹。像這樣子的詩詞、或歌讚，有的時候它們的來頭到底是刪還是增的，似乎很難把一個問題和其他有關的因素孤立起來研究。如果我們從這些詩詞以外別的方面的證據知道它還是由增而來的現象比刪的現象多，我們即使一時不能夠或不願意草率地遽下定論，心裏也應該掌握到某一個困難的問題的全局。陽本卷一16b猴王勒寶勾簿這一則的末尾有回末詩，是照應這一則的全局的，句云：「修仙得道孫悟空，勒取寶貝鬧龍宮。手持鐵棒打幽府，名列雲班寶籙中。」朱本卷二、仙奏石猴擾亂三界一則也有另一首回末詩，句云：「高遷上品天仙位，名列雲班寶籙中。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這詩的最後兩句，已經為繁本的作者用做繁本第四回的回目，讀者大概早已知道，但是「名列雲班寶籙中」一句，我們只能承認是從陽本的回末詩那裏拿過來的¹²。

朱本在情節方面增添陽本還不曾細說的地方，像陽本卷一，31b敘觀音菩薩和木叉師徒往長安途中：

「只見空中有一條玉龍叫喚。觀音問曰：『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龍道：『我是西海龍王傲（敖）閏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忤犯玉皇，吊在此間受罪，望菩薩搭救。』菩薩聞言，即轉奏玉皇，云：『貧僧往東土尋取經人，路遇孽龍犯罪。乞陛下饒他罪，賜與貧僧做個脚力。』玉帝悉依所奏。菩薩謝恩，把龍送在深澗之中，分付他『等取經人到，變做白馬，上西方有功，許你復職。』」

觀音和木叉正在往東土半途中，他怎樣「聞言即轉奏玉皇」呢？朱本卷三、觀音奉旨往長安就有下面的描寫：

「只見空中有條玉龍叫道『菩薩！』近前問曰：『你是何龍，在此受罪？』那龍道：『我是西海龍王傲（敖）閏之子，因縱火燒了殿上明珠，我父親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誅。望菩薩搭救搭救！』觀音聞言，即與木叉撞上南天門裏。早有丘、張二天師接着，問道：『何往？』菩薩道：『貧

11 詞中「更無些子爭競（競）」內，「子」字也是襯字。

12 我前文會說陽本不大可能從朱本裏去尋摩詩句，拿來應用到本身上；現在舉的例却想證明朱本却正是如此，這主要的是因為朱本的前七卷情節和文字的繁細都在陽本之上，它的出現決不會在陽本之前的緣故。我的所謂統看全局，是要注意到一部書的全部線索和問題的，不能單推敲它的一支一節。一支一節的推斷，即或很有把握，也該合攏在整個大的範圍內，再做全盤的考慮。一般地說我們現在的困難是材料不足，而大家對這些問題的全面研究，自然也還欠周到。本文試用繁本第一至第八回做個例子，也許可以說只是要引起讀者們的興趣，並知道這些摸索的困難。

僧要見玉帝一面。』二天師急忙上奏，玉帝遂下殿迎接。菩薩上前禮畢，道：『貧僧領佛旨上東土尋取經人，路遇孽龍懸吊，特來啓奏，饒他性命，賜與貧僧，教他與取經人做個腳力。』玉帝聞言，即傳旨赦宥，差大（天）將解放，送與菩薩。菩薩謝恩而出，喚小龍叩頭謝活命之恩，聽從菩薩使喚。菩薩把他送在深澗之中，只等取經人來，變作白馬，上西方立功。小龍領命潛身，不題。」

上面引的這一段，也見繁本第八回。繁本這裏的文字，和朱本不同的地方不到十個字。

簡本不是繁本的簡化本

繁本百回裏，有許多回目，依第二回「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類盡除名」，第四回「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寧」……，用的都是釋厄傳裏回末詩的原句。又像第六回「觀音赴會問原因，小聖施威降大聖」，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這一類的回目，用的就是釋厄傳各則目的原裝貨。這個釋厄傳也許就是朱本，或是和朱本同一版本系統的文字。說繁本百回本有許多地方是依賴了釋厄傳纔能成書，這話應該不能算是說得過分的。若說釋厄傳是百回本的簡化之本，釋厄傳許多則的回末詩定是從百回本西遊記的回目取材，那就未免倒果爲因了！那樣的推測，恐怕也不合於研究西遊記的版本問題其他方面的情況。

繁本利用朱本或釋厄傳，連篇累牘的文字，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看到。它的利用陽本，現在也舉幾個例子如下：

繁本第四回有哪吒三太子和悟空的大戰。混戰之時，悟空拔下一根毫毛，手挺着棒，對付哪吒，他的真身却跑到哪吒腦後，著左膊上一棒打來，哪吒措手不及，被他著了一下，負痛逃走。這個打法，是和陽本卷一18b的敘述完全相同的。朱本卷二、玉皇遣將征悟空一段，和這裏相應的地方，沒有拔下毫毛變出本相的情節，只說「悟空與哪吒大戰，不能取勝，心設一計，故將詐敗。哪吒趕來，悟空將鐵棒扭轉身來，劈頭亂打。哪吒左膊上被他一棒打來，負痛逃走，敗歸本陣。」

繁本第四回末尾，玉帝命工幹官張、魯二班在蟠桃園右首，起一座齊天大聖府，這一段也是從陽本卷一19b來的，朱本沒有這一小節。陽本說「玉

帝命工幹官張、昏（魯）二班，在蟠桃園右首起一座齊天大聖府，府內設二司，一各（名）安靜司，一名寧神司，俱有仙吏扶持。」繁本僅添二三字。

繁本第六回有齊天大聖和惠岸（木叉）相戰。朱本卷三、觀音赴會問原因一則內這裏描寫的文字是「惠岸與大聖大戰五六十合，惠岸抵敵不住，敗陣走回。」陽本卷一24 a 寫「木叉與大聖通名已訖，大戰五六合，不分勝敗。忽然木叉臂膊酸麻，不能迎敵，奔潰走入本營。」繁本的文字，比朱本多了「臂膊酸麻」一句，恐怕是受陽本影響的。

繁本第一回猴王和樵子對談，樵子告訴猴王，說自己命苦，父喪母孀居，再無兄弟姊妹，這一段和陽本卷一5 a 一段的話相符。朱本卷一石猴投師參衆仙僅是由猴王說「你家既與神仙相鄰，那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却好去拜訪也。」把樵子敘說自己家世的一段節去。

繁本雖然利用了陽本，但是這也是選擇性的，它也有不少揚棄陽本的地方。陽本卷一、唐太宗陰司脫罪一則裏說被魏徵斬死的龍王夜間來向唐太宗索命，太宗曾命畫工寫出秦叔寶、尉遲敬德二將形容，貼在門上，夜間安妥無事。「過一二日，又在後門乒乒乓乓，磚瓦亂响，復圖魏徵真形在後門前後。」（37a-b）繁本第十回沒有從它，却跟朱本卷五、二將軍宮門鎮魂一樣，由魏徵本人把守後門。

做爲是一個獨立的，成立時間頗晚的百回繁本，雖然使用了不少朱、陽本子的材料，它當然有許多地方的情節和辭藻是朱、陽等本子所沒有的。僅據繁本第一至八回範圍內的文字而言，下述的若干點應該是繁本本身的特色。這裏我也分兩層意思：一層是文字的內容有可以提出來看看的（例如同寫作的時、地背景有關的地方，或諷刺性、描寫性的文字，足以教人看得出作者的才華和個性的；一層就純粹是指的它的語言的特點，口語的成分極濃的地方，當得起「國語文學」的模範文字。

屬於第一層內的文字，例如：

- (1)第二回述「動」字門中之道；
- (2)第二回嘲笑猴子孤拐臉的話；
- (3)第二回說會了筋斗雲可以「與人家當舖兵，送文書，遞報單」；
- (4)第四回衆監官對餵馬的工作的譏諷；
- (5)第六回大聖變廟宇，旗桿豎在廟後；
- (6)第六回小聖二郎神命部屬去搜山一段；
- (7)第八回佛祖盂蘭盆會，大衆獻福、祿、壽三詩。

因為篇幅的關係，我不能把我所以要舉出每一條的關係緣故完全清楚地交代，但我舉一、二個例讀者們看了也可以推概其餘。第二回「動」字門中之道說的是：

「此是有爲有作，採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臍過氣，用方泡製，燒茅扛鼎，進紅鉛，煉秋石，並服婦乳之類。」

如果不是在明代嘉靖朝（1522—1566）那個特殊的時代，這樣的文字是不會寫進小說的。

第二回嘲笑猴子的臉：我指的是悟空要祖師傳與他躲避三災之法，「祖師道：『此亦無難，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傳不得。』悟空道：『我也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竅四肢，五臟六腑，何以比人不同？』祖師道：『你雖然像人，却比人少腮。』原來那猴子孤拐面，凹臉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師父沒成算！我雖少腮，却比人多這個素袋，亦可准折過也。』祖師說：『也罷……。』」我們大家大約都會喜歡這段文字裏包含的詼諧成分¹³。

屬於第二層內的文字，就是字裏行間所表現的語言成分特別濃厚的，是：

(1)第三回悟空從水晶宮裏，「使動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對衆龍道：『聒噪！聒噪！』」東海龍王敖廣向玉帝進表，報告妖仙孫悟空欺虐他，也有「但云聒噪！聒噪！」的話。

(2)第一回石猴共羣猴在松陰之下頑耍，下文一段「跳樹攀枝，採花覓果。」的白話讚。

(3)第三回金星奉旨到水簾洞招安，請悟空上天去。悟空要安排筵席款待，金星道：「聖旨在身，不敢久留。……」悟空道：「承光顧，空退！空退！」

(4)第四回巨靈神敗陣逃生，猴王笑道：「膿包！膿包！……」

(5)第五回大聖去瑤池偷喫仙品、仙酒後，回到花果山，喝了衆怪替他接風的酒，覺得不好喫，就咨牙俵共崩、巴二將說話的對話描寫。

(6)第七回佛祖冷笑，說猴子欺心要奪玉皇上帝尊位，「不當人子！不當人子！」

13 上面提到的第（6）個例，「福」、「祿」、「壽」三詩的結構是很特別的，每詩的每一句都分別用「福」、「壽」……等字作句子的第一個字。

(7)第八回八戒向觀音說他被卯二姐招婿，又喚做倒墮門。

以上我所舉的各條，雖然範圍僅限制在八回文字以內，却都是很有意味的情節、描寫敘述，或是很生動豐富的口語。如果朱、陽兩個本子是從繁本簡化出來的，那真地很奇怪，爲什麼這些地方，沒有一處被它們採用的呢？

餘 論

陽、朱二本相較，陽本應該比朱本尤早，我在前文已提過不止一次。陽本卷一28a「你做得張生（主）麼」裏，「張主」的用法來原很早，我也提及了。其實陽本裏文字也還有一些別的地方，在小說史的流變方面，留存着較早的痕迹的。例如三藏歷盡諸難已滿那一則說：

「（三藏師徒們）又行不多日，投宿禪林寺。忽有一女怪，把三藏擄去。行者挺棒驟趕，趕至一洞，名曰陷空洞。那女怪忽跌下一腰牌，被行者拾起，見上寫了李達天王幼女」。行者得了此牌，徑上寶德關，見李達天王，責他闔門不緊，縱放幼女爲妖。」（卷四30b）

我們讀繁本西遊記第八十三回，或西遊記他處的文字，以及封神演義，都知道托塔天王在小說裏一般叫做李靖¹⁴，他居住之所，西遊記第八十三回寫的是雲樓宮（其實繁本第四回裏有毘沙宮的名字，更合乎李靖來原的故事，茲不贅）。但是這裏，和陽本卷四6a天王的名字都寫作李達，這使我們想起水滸傳第十三回，大名府留守梁中書的下面有兩個都監，他們一個喚做李天王李成，一個喚做聞大刀聞達。我想這李達的大名，可能就是從李成、聞達的名字混合而成的，它的出現也許會比小說裏的李靖早。寶德關這個名字，聽來也很熟悉，原來有個寶德門，它也是上天的一座宮門，也就是封神演義第十二、三回哪吒在那裏把東海龍王敖光（西遊記作敖廣）暴打得鮮血淋漓，還抓下了四五十片鱗甲的地方。傳說的民間文學作品，雖然沒有人給它們作起居注，它們自然却能夠不聲不響地扳親戚。

早期的小說傳統，每段故事分則的比分回目的早，這是大家都熟知的。

14 參看拙著「毘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係」，收和風堂讀書記，下冊，香港龍門書店，1977，頁289—332；Liu Ts'un-y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 I,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2, pp. 217-242.

陽本和朱本都是分則的。繁本西遊記的對仗回目還有賴於西遊釋厄傳的回末詩（嚴格地說也許應該叫則尾詩）幫忙，這個我們也可以證明了。我現在打算說幾句關於小說裏的「詩曰」的格式。陽本許多則末有四句詩的地方，印刷往往是把四句直刻成兩行，或八句刻成四行，上端自右至左橫刻「詩曰」二字。這個方式也是較早的，試看成化辛卯（七年，1471）印的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裏面的一部分「詩曰」就可以知道。

上圖下文的小說，也是中國舊小說傳統遺留下來的的方式。採用這個體製的作品，是比不是採用這種體製的作品為早的。元代的至治平話五種不用說了，成化詞話的花關索出身傳，也是上圖下文的。我們現在討論中的陽、朱本子的西遊，也都是這樣。

陳際泰（1567—1641）的陳氏三世傳略裏，敘述他兒時的生活，有很風趣的一段說：

「是年冬月（按，他的上文稱『十歲時』，照中國人的計算方式是萬曆四年，1576），從族舅鍾濟川借三國演義，向牆角曝背觀之。母呼食粥不應，呼午飯又不應，即饑，索粥飯皆冷。母捉裾，將與杖，既而釋之。母或飲濟川酒：『舅何故借而甥書？書上載有人馬相殺事，甥耽之，大廢眠食。』泰亟應口曰：『兒非看人物，看人物下截字也。已悉之矣！』濟川不信也，試挑之，如流水。十四歲即代父管蒙館，自此遂自館。一日，復從濟川借殘唐傳。」¹⁵

我們現在大概可以知道，如果我們把陽本、朱本這些本子的刊刻時代（還不是寫作時代）算在萬曆初年，也許不算太早了。

15 收陳際泰太乙山房集，看杜聯誥先生編明人自傳文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頁247。